

緒論

有時被稱為“小拉薩”的達蘭薩拉是海外藏族社會中的地理、文化、宗教與經濟上的中心。筆者 2003 年第一次去達蘭薩拉之前，以為這是位在山林中一個既安寧又單純的小村莊，不過我所發現的地方既不安寧且非常不單純，並很快地察覺到了如活潑、複雜、政治化與國際化等形容詞更適合描述達蘭薩拉的環境，我到了當地後不到幾個小時就看到了各種各樣的畫面：穿著傳統服裝的藏族居民、穿著僧服的尼姑與和尚（包括不少的外國人）、印度商人與乞丐、積極招攬客人的喀什米爾店主、穿著美國流行風衣服的年輕藏族、好幾百個外國旅客（不少正在穿印度與西藏的服裝）、義大利餐廳、啤酒屋、數不盡的網咖等等，更不用提那些混在人潮之中的牛、羊、驢子、猴子等動物，這些畫面塞滿了構成“小拉薩”的小小三條街道之中。以下希望本論文將針對這個既複雜又活潑的海外藏族之都提供新鮮的討論與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這篇有關海外藏族的文化變遷與適應的研究是一個西方學者的成果，換言之，筆者在田野地點的印象與經驗以西方人的想法與感受為根據，來自不同背景的學者必定會察覺到不同的世界，另外一方面，我必須承認在選寫論文的過程中，我進入了敏感的政治領域，在這種範圍之內，文字的使用受各方觀察者的關注，我盡量小心翼翼地選擇最適當且最中立的詞彙，不過在談及西藏問題時，「難民」、「流亡」、「入侵」與「解放」等字必然會造成部分讀者不悅，以我的看法，文字就是文字，以筆者的身分，對於陳述的內容有清楚的理解，但是談到西藏這方面，一些特定的詞彙帶著濃厚的涵義，因而在此請求讀者的理解與忍耐，至少在閱讀本論文的過程，即使碰到「錯誤」的用法，不必敏感地馬上反應，我希望在摸索的過程當中，筆者與讀者可以從中察覺文字造成的誤解是取決於各方早已經建立的成見與期望。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人口稀少的海外藏族在國際社會的想像中遠超出其人口比例的地位，這樣一來，國際評論與形象對海外藏族的文化有很深厚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有兩個重要層面，一方面，海外藏族內在化的形象，另一方面，他們向外投射的形象，這兩者一直在對話當中，這種的對話一直在變化當中，這便是海外藏族文化變遷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海外藏族受到了許多來自國外的協助，保存西藏文化遺產的重要性也受到許多國外組織與個人的肯定與支持，另外，共同的流亡經驗，共同的精神領袖與共同的政治志向等因素都有助於凝聚海外藏族的團結力量，在這種內在與外在的條件之下，傳統文化的保護與文化邊界的維護就變成了海外藏族社會中超乎一切其他考量的重要議題；這樣，海外藏族的意識型態可說是面向過去

的西藏，而並不是著重於異國環境中所面臨的實際考量；返回西藏的渴望刻意地被維持下來，在這麼多年以來，印度與其他國家被視為短暫的避難所。儘管如此，這四十幾年以來，面臨現實生活的挑戰，海外藏族不得不在印度與其他國家生根，這樣一來，海外藏族已經建立了一個跨印度次大陸而延伸到全球各國的經濟網絡擴散到各國，向外國人推廣與提倡藏族的傳統文化與政治運動變成另一個重要的趨勢；不過，同他族的接觸與來往也造成了海外藏族的文化變遷的因素。本論文將會探討以上這些複雜過程之間的對立與互動，組織性的文化保護運動累積了許多成果，但也造成了不少問題，理想化的文化形象描繪了一個統一的藏族民族，這些形象在全球各國達到了共鳴，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也是衝突的來源，從中的海外藏族浮現出自我認同的多元層面；因此藏族人口的差異與多元性是筆者最感興趣的研究方向。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融合文獻分析、參與觀察與訪談這三個層面為研究方法，以下針對本論文研究過程中這三個重要的部份提供說明。

一， 文獻分析

到了田野地點之前，筆者已經就文化變遷理論與海外藏族相關的研究加以收集、整理與分析，以建立田野調查的研究基礎。由於田野地點的圖書館中有許多在台灣找不到的書籍、期刊與論文，在田野地點時，筆者也花很多時間繼續收集與分析相關的資料，在觀察達蘭薩拉藏族面臨的特殊問題當中，資料的基礎很重要，我在達蘭薩拉的圖書館收集的期刊文章與研究論文，對於本研究的發現與結果別特別重要。

二， 參與觀察

在達蘭薩拉長期參與並記錄研究對象的各種活動與日常生活中，深入了解當地人的文化經驗是本論文的重要層面。在田野地點時，我盡所能與藏族人口各個社會背景的研究對象接近，在各種場合如宗教儀式、慶祝會、表演等活動，但我認為在非正式場合中如餐廳、茶館與商店等地方的接觸研究對象更能顯示深層的意義；不幸地，我主要相處的對象是年輕且最近幾年從西藏內地出來的藏族，這算是本論文的研究限制之一，對於研究成果與結論必定有很可觀的影響。

三，訪談

針對當地各年齡與社會層級的藏族進行訪談也是本論文的重要資料來源之一，主要以英文與中文為訪談的語言。筆者主要是在非正式的場合以非正式的方式進行訪談，回到私人空間之後才記錄訪談的內容，訪談的過程當中並沒有運用錄音或攝影設備，以我在當地的經驗，尤其是在已經充滿研究學者的環境中，非正式的方法比較能引發出訪談對象的誠實與全面性的答案。

第三節 田野調查

筆者首次到達蘭薩拉是 2003 年的寒假，從十二月底到一月底的五個星期，第一次去達蘭薩拉時，主要是以藏語文學習為目的，但第一次旅行對本論文題目的發展與方向很重要。後來，2005 年的九月二十號，我又回到達蘭薩拉去進行本論文的田野調查，2005 年九月至 2006 年五月期間，大部份的時間筆者在達蘭薩拉長期定居，透過各種方式進行田野調查如參與觀察、訪談等等，這期間每天與當地藏族、印度人與外國人相處接觸是田調過程最重要的部份，除此之外我參訪過流亡政府的不同部門、藏族的學校與當地的民間組織等地方累積資料，不過我在達蘭薩拉認識的朋友(包括藏族、印度人與外國在內)對田調過程提供最重要的協助。

第四節 理論

傳統民族學對於文化的理解中，不同的文化以某一個特定的時間與空間為中心，文化被認為是固定與靜止的現象，就像文化根植於某一個地點一樣，人類也根植於文化當中，從這種觀點來看，遷移與旅行是異常的現象，遷移被認為是尋求固定性的手段。¹最近幾十年以來，民族學對於文化的理解逐漸經過了轉化，人類、物品、金錢與訊息的交流與擴散造成文化的分析架構之重新思索，Keith Hart 描述了這種變化如下：

社會文化的固定性和靜態平衡不再令人信服；這個世界不再能夠被劃分成設計好的單元、地理上的片片或其他類似的東西，這些被拆分成的片段每一個都有著與眾不同的唯一文化，無疑都是一種接近生活的路徑。人們不再生活在一個傳統的，附著在文化上的世界中(純粹的、統一的、一致的、根植於某地的世界)，也不再一定從這樣一個世界出發並最終返回原點(如果曾經存在的話)，因為一切是有條件的，²一切

¹ Nigel Rapport and Joanna Overing,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Key Concepts*, (London: Routledge, 2000), 262-263.

² 原來的翻譯中，英文的 *situated* 被翻成靜止的，按照前後文，筆者認為這是錯誤的翻譯。

都是遷移的。³

從這種觀點來看，文化與地點的聯繫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動的，遷移再也不被視為異常的現象，反而，John Berger指出遷移應該被視為現代世界最具有代表性的狀態。⁴在達蘭薩拉遷移是一種非常突顯的現象，並且海外藏族是世界上流動率最高的族群之一；因此在分析與探討達蘭薩拉的藏族社會時，這些關於新興的文化與遷移概念非常有價值，海外藏族的文化變遷必須被視為流動性的過程。

在海外藏族的特例中，固定的領導者、相當穩定的安置區與跨國性協助網絡的設立等因素之下，在文化邊界的維護與傳統文化的重建等方面有相當的成就，這四十幾年以來，海外藏族社會不斷地投資於文化保護的行動，這樣一來，在海外藏族的想像中，他們仍然根植於某個特定的時間與地點，這就是過去的西藏。儘管在海外藏族社會中文化保護的思想無所不在，但是文化上的變化與交流不停地發生，因此，進行有關於海外藏族文化變遷的研究，必須對於文化保護的意識形態加以批判，在這種過程當中，文化與認同應該被視為多方面的與流動的，而不是傳統文化保護的單純產物。有關認同的形成這方面，據Stuart Hall所說，認同取決於歷史、語言與文化等資源的使用，認同不僅是已經存在的現象，而是一種在形成中的過程，認同不只是牽涉到「我們現在是誰」或「我們從哪裡來」，更重要的是，認同牽涉到我們將來會變成誰，⁵按照Hall的說法，文化認同被創造出來，它不是過去經驗必定的產物。這種對於文化與認同的論點符合最近幾十年學者們對於「傳統」的問題意識，一些重要的著作如Hobsbawm和Ranger著寫的「被發明的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與Roy Wagner著寫的「被發明的文化」(*The Invention of Culture*)等書，有說服力地論證，透過選擇與過濾後，傳統是被發明的一種象徵性的產物，而且傳統不是完工的產物。反而，落在歷史脈絡之中的個人不斷地在發展與創造傳統的過程中。將如上的論點針對海外藏族的實例，可以讓我們更了解海外藏族文化的變遷與發展。

至今民族學理論對於所謂的傳統文化、國族與民族帶有質疑的態度，近代的觀點之下，文化是開放的、流動的與容易被塑造的過程，然而，在達蘭薩拉藏族社會中，對於過去的固定畫面是日常生活當中的重要成分，在社會化的過程之下，不管它是真實的或者是被發明出來的產物，一般民眾很執著於傳統文化，這樣的保守主義被海外藏族的領導集團培育與延續，而且受到外國資助者的支持與肯定，這樣的前提條件之下，海外藏族在異國環境之中有效地維護了文化之間的邊界，不過，從另外一種角度來看，傳統文化的刻意保護就是文化變遷的起因。

在這種廣泛的過程當中，一般藏族受到什麼樣的影響？個人扮演了什麼角色？針對這個議題，我將會引用巴赫頓(Bakhtin)的對話理論，在討論權威談論(authoritative discourse)與內在談論(internal discourse)這方面，巴赫頓指出不同層

³ Rapport, 229.

⁴ Ibid., 264.

⁵ Stuart Hall,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ed. Stuart Hall and P. du Gay (London: Sage, 1996), 4.

面的意義持續在對話中，權威談論提供了「權威性的傳統、共識與官方的方針等等」，⁶但是個人的發展(becoming)依賴於外在權威性的談論與內在化的談論之間的對話，在達蘭薩拉的社會脈絡之中，許多種不同層次的談論在混合當中；譬如香格里拉的神化、藏族的國族主義與達賴喇嘛提倡的普遍性談論等等，當個人在形成對於藏族文化的理解與認同當中，各種談論可以選擇性地被引用，對於這種過程，巴赫頓提出了如下的觀點，「當其他人的談論具有內在化的說服力且被我們肯定時，接著完全不同的可能性將被開放，在個人意識的演化當中，這樣的談論很重要：被異國談論圍繞著的情況之下，個人就意識到了獨立思想的生活」，⁷筆者對於對話理論的解讀如下，當達蘭薩拉藏族接觸到各種繁雜的談論時，他們將有機會發覺到自我意識多層次的表現，這樣的情況之下，一邊選擇性地適應於多種文化的形式，一邊維持對傳統文化保護的堅定並不會被視為互相矛盾的作為。以下，透過如上的理論基礎，讓我們來了解各種談論之間的對話所造成的變化與適應。

第五節 達蘭薩拉的簡介

一， 達蘭薩拉的環境之介紹

達蘭薩拉位於印度西北部瑪恰爾邦(Himachal Pradesh)的康格拉區(Kangra)。事實上，達蘭薩拉這個名稱指兩個不同的社區，包括Kangra山谷中的印度小鎮(海拔 1,200 公尺)與山腰上的藏族社區(海拔 1,800 公尺)。從達蘭薩拉可以看得到喜馬拉雅山外圍的Dhauladhar山脈，雄偉的山峰最高達到海拔 5,200 公尺。山腳下這個印度小鎮的人口是兩萬左右，當地藏族將此地稱為下達蘭薩拉。達蘭薩拉地區最主要商業與交通中心稱為Kotwali Bazaar位於印度社區之上的一個小山丘上，這個典型的印度市場中的商店主要是當地印度人開的，不過也有幾家藏族開的餐廳與民宿。從Kotwali Bazaar巴士站出發的公車前往西北印度各地，這裡也有很多公車與吉普車上山前往所謂的上達蘭薩拉，另外被稱為麥羅干吉(McLeod Ganj)的上達蘭薩拉，就是附近多數的藏族居民的居住之地，一條陡峭的路從印度市場往上走兩公里左右即可到達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中心，此區包括流亡政府各個部門的建築，一個搜集藏文與外文有關西藏文化的圖書館(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一所藏族的醫院(Delek Hospital)與政府官員的住宅區等等。再往上走兩公里便到了上達蘭薩拉，這個地方至今，已經成為外國旅客在整個西北印度地區的觀光中心，並且也是大約 8,000 個藏族的“非永久性”之家。麥羅干吉的主要兩個通道是寺廟路(Temple Road)與價格拉瓦路(Jogihwara

⁶ Micheal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by M.M. Bakhtin*, ed. M. Holquist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344.

⁷ Bakhtin, 345.

Road)，在這兩條路的附近許多餐廳、商店、民宿、公寓等密集的聚在一起，一個巴士站與廣場位於上達蘭薩拉市場的最頂端，旺季時，此地塞滿了往各個方向行進的巴士、計程車、機車與行人，巴士站的廣場也是上達蘭薩拉附近最主要的街路之起點。

從巴士站出發向下坡走幾十分鐘就可以到當地的主寺與達賴喇嘛的居住之地，對於當地的藏族與觀光客而言，該寺廟就是本區的宗教中心，並且也是達蘭薩拉最熱鬧的觀光勝地，每日許多當地的藏族，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者與旅客(還有幾個好奇的印度觀光客)都會參訪主寺，達賴喇嘛的居住之地、Namgyal Monastery與the Institute of Buddhist Dialectics都位於主寺的附近，在每年的幾個重要日期，達賴喇嘛在主寺裡迎接外國與藏族來的訪客。

從上達蘭薩拉的巴士站往東邊的方向，有一條路可前往兩公里左右之遠的巴克蘇(Bhagsu)一個印度的小山莊，往北邊的另一條陡峭的小路前往達蘭卡特(Dharamkot)，另一個印度小山莊。達蘭薩拉地區的觀光業爆發之前，巴克蘇與達蘭卡特等地是人口稀少的山林地，至今這兩個小山莊也變成熱鬧的小觀光景點，附近有許多餐廳、商店、飯店與民宿。不少外國的旅客無法適應麥羅干吉擁擠的環境而轉移過去；但是隨著觀光業的快速發展，巴克蘇與達蘭卡特已經不再是安寧的小印度山莊。

二，達蘭薩拉的公共建設

不幸地，在觀光業的迅速發展之下，藏族與印度官方並沒有很積極的提升當地的公共建設(如污水系統、垃圾處理、公共廁所的設施等等)以對付持續增加的遊客人潮，達蘭薩拉每次到旺季則面臨了許多問題。譬如，達蘭薩拉居民要面對嚴重缺水問題，以我所觀察到的情形，分配自來水系統的陳舊狀態導致這種缺水問題，事情嚴重到許多藏族居民別無選擇地付賄賂後，印度的官員才將他們房子的水塔加滿。另外也可以拿環境保護與垃圾處理的例子來討論；多數當地人，包括藏族與印度人在內，並沒有重視環境維護的問題，很多藏族常常將責任推到印度人身上，但是以我所了解，藏族的行為也是此問題的重要因素⁸。這個例子可以讓我們發現官方宣傳與實際行動之間的鴻溝，並可以顯示流亡政府對藏族文化的描述與一般民眾真正文化水準之間的落差。我有一個歐洲來的朋友曾對我提出以下的疑問，這些流亡藏族不能維護像達蘭薩拉怎麼小的地方的環境，他們回到西藏怎麼辦？重要的是，藏族流亡政府與一些民間的義工團體組織了一個垃圾處理隊，而且也在鼓勵觀光客將他們購買的礦泉水的水瓶再次使用以避免資源的浪費。但是，多數人並未改掉一些惡習，譬如許多人仍然將家裡的垃圾堆在鄰近達蘭薩拉的山坡上。就算印度是第三世界的國家，衛生條件本來就不佳，大部份的國民並沒有環保觀念，但是海外藏族算是全世界難民中享有最豐厚資源的群體之

⁸諷刺的是，流亡政府正在推廣“綠色藏族”的宣言當中，我在第三章將會回到這個現象做進一步的討論。

一，這樣一來，流亡政府為何沒有多將一些資源分配到達蘭薩拉的基本建設之提升這個問題上呢？一方面，流亡社會的重點放在傳統文化的保護與西藏問題的國際推廣這兩個層面之上，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達蘭薩拉藏族社區所面臨的實際問題常常被忽略。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在達蘭薩拉藏族的意識型態當中，當地通常被看成一個短暫性的居留地而已，多數的人並沒有永久居留之意，接下來的幾章中，我將會常常回到這幾個問題再做分析。

四，互相對立的趨勢

以上已經提過，傳統文化的保護與文化邊界的維護，已經變成了海外藏族社會中超乎一切其他的考量的重要議題；然而，過了四十多年以來，在達蘭薩拉這種社會規範造成日益突出的矛盾點，譬如維持短暫難民身分的重要性相對於安定性的需求；維持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連續性相對於歷史的扭曲與塑造；印度社會之間的接觸相對於文化邊界的保護；獨特文化特徵的重要性相對於普遍性的談論；外國資助者之間的接觸相對於藏族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差異；返回西藏的渴望相對於移民到西方的美夢。如上這些種種的矛盾點，是達蘭薩拉藏族每天面臨的難題。接下的幾章中，我將會說明，達蘭薩拉藏族互相對立的趨勢之間的妥協就是文化變遷與適應背後的推動力。